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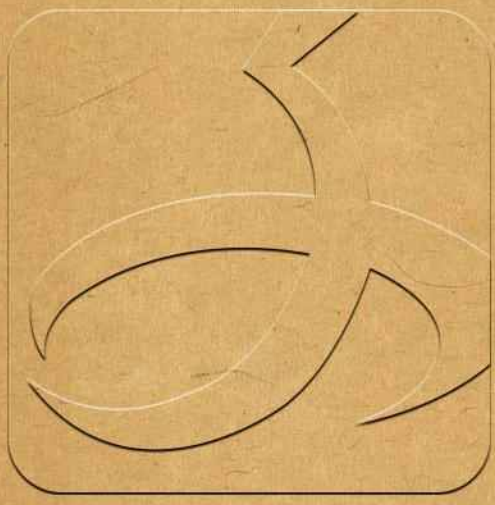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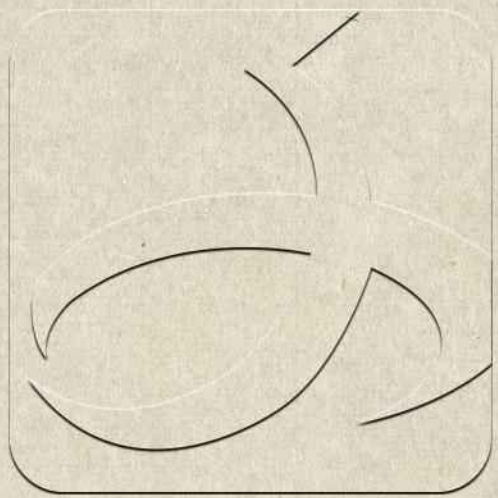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2-238

7772-1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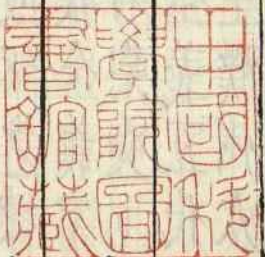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

廬陵歐陽脩撰



南昌彭元瑞注



徐無黨原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為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

五代史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居言賜名全義深祖改為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為田農全義為縣曹夫嘗為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冤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巢

入長安以全義為吏部尚書充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累遷至裨校屢有戰功爽表為澤州刺史光啟初爽卒其子仲方為留後部將劉經與李罕之爭據洛陽罕之敗經於聖善寺乘勝欲攻河陽營於洛口經遣全義拒之全義乃與罕之同盟結義返攻經於河陽為經所敗收合餘眾與罕之據懷州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進攻河陽劉經仲方委城奔汴罕之遂自領河陽表全義為河南尹通鑑考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棄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為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為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差二人先以澤州賂克用非七月也又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為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為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冊府元龜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太祖即位改名宗奭同光初復名全義洛陽摺紳舊聞記齊王諱全義五代史有傳今之所書蓋史傳之外見聞遺事爾王濮州人嘗在巢軍中知

其必敗遂翻身歸國唐授王澤州刺史初過三城謁節度使諸葛爽爽有人倫之鑒觀王之狀貌待之殊厚贈且多臨辭謂王曰他時名位在某之上勉之爽既歿王漸貴追思疇昔見知之恩未嘗報乃圖其形像於其私第日焚香供養之每晨朝于影前捻香訖方出視事未嘗小怠至於終身其感恩不背本也如是稽神錄張易在洛陽遇處士劉某頗有奇術易與之遊劉嘗賣銀與市中人欠其直劉從易往索之市人既不酬直且大罵劉劉歸謂易曰彼愚人不知識理於是吾當小懲之不爾必將為土地神靈之所重譴也既夜滅燭就寢劉床前熾炭燒藥易寐未熟暗中見一人就爐吹火火光中識其面乃向之市人也迨曙不復見易後求之問市人云一夕夢人召去逼使吹火氣殆不續既寤唇腫氣乏旬日乃愈劉恒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禮會與梁太祖食思魚膾全義曰吾有客能立致之即召劉劉使掘小坎汲水滿之垂釣良久即獲魚數頭梁太祖大怒曰妖妄之甚者也即杖背二十械繫于獄翌日將殺之其夕亡去劉友人為登封令其日至縣謂令曰吾有難從此逝矣遂去不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為知所之

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為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五代史全義性勤儉善撫軍民雖賊寇充斥而勸耕務農由是倉儲殷積罕之貪暴不法軍中乏食每取給於全義二人初相得甚歡而至是求取無厭動加凌轢全義苦之文德元年四月罕之出軍寇晉絳全義乘其無備潛兵襲取河陽全義乃兼領河陽節度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復遣兵助攻河陽會汴人救至而退梁祖以丁會守河陽全義復為河南尹檢校司空全義感梁祖援助之恩自是依附皆從其制是

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

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

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五代史初蔡賊孫儒諸葛爽爭據洛陽迭相攻

伐七八年間都城灰燼滿目荆榛全義初至唯與部下

聚居故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全義善於撫納課部人

披榛種藝且耕且戰以粟易牛歲滋墾闢招復流散待

之如子每農祥勸耕之始全義必自立畎畝餉以酒食

政寬事簡吏不敢欺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編戶五六

萬乃築壘於故市建置府署以防外寇洛陽搢紳舊

聞記在澤未久移授洛州刺史時洛城兵亂之餘縣邑

荒廢悉為榛莽白骨蔽野外絕人居人洛城之中悉遭焚

毀初巢蔡繼亂乃築三小城保聚居民以防寇盜及

罕之等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初至洛率麾下百餘人與

州中所存者僅百戶其保中州一城洛陽至今尚存南

州中州之號王招懷完葺五七年間漸復都城之壯觀

正居守之位焉王本傳云洛城之中戶不滿百又唐鴻

撰王行狀云於瓦礫邱墟之內化出都城是也今正史

云京城內有南州北州蓋光啟中張全義築至明宗天  
 成中詔許人請射填築言光啟中築乃王再葺而已非  
 始築也其城濠今尚遺跡焉余少時親聞舊老所說云  
 巢蔡亂罹之後洛陽苑牆中松柏甚多至秦王修築都  
 城及裏外橋多聚側近御苑廢宮之松栢用之聖朝歲  
 洛陽大水諸城門悉摧壞余親見厚載長夏等門堆積  
 材木視之多栢木及洛中栢毀行修寺木橋以土實之  
 橋即故南州西濠上之橋也得其木皆栢木即舊老之  
 言可驗矣王始至洛於麾不日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  
 人命之曰屯將每人給旗一曰榜一道於舊十八縣中  
 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王於百人中又選可使  
 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緩撫之除殺人者死  
 餘但加杖而已無重刑無租稅流民之歸漸衆王又麾  
 下選書計一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十八屯  
 中每屯戶至數千王命農隙每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  
 為起坐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每屯增戶大者六七千  
 次者四千下之三千二千其得丁夫閑弓矢槍劍者二萬  
 餘人有賊盜即時擒捕之關市人賦殆於無籍刑寬事  
 簡遠近歸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  
 令簿主之所謂亂後易治乎王之得簡易之道乎戶既

多丁亦衆餘時則教習之時李罕之在河陽罕之姦賊  
 也嘗破北山之摩雲寨當時號為李摩雲寨寨之西號寨西  
 洛城中至今民呼其寨地為李摩雲寨寨之西號寨西  
 市是時罕之鎮三城知王專以教民耕織為務嘗宣言  
 於衆曰田舍翁何足憚王聞之蔑如也每飛尺書于王  
 求軍食及縑帛王曰李太傅所要不得不奉之左右及  
 賓席咸以為不可與王曰第與之似若畏之者左右不  
 之曉罕之謂王畏已不設備因罕之舉兵收懷澤王乃  
 密召屯兵潛師夜發遲明入三城罕之顧無歸路遂逃  
 遁投河東朝廷即授王兼鎮三城時以正西京畱守之  
 任每喜民力耕織者某家今年蠶麥善去都城一舍之  
 內必馬足及之悉召其家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  
 綵丈夫遺之布袴婦人裙衫時民間上衣青婦人皆青  
 絹為之取其新麥新繭觀之對之喜動顏色民間有竊  
 言者曰大王好聲妓等聞不笑惟見好蠶麥即笑爾其  
 真朴皆此類每觀秋稼見好田中無草者必于田邊  
 下馬命賓客觀之召田主慰勞之賜之衣物若見禾中  
 有草地耕不熟立召田主集衆決責之若苗荒地生詰  
 之民訴以牛疲或闕人耕鋤則田邊下馬立召其鄰作  
 責之曰此少人牛何不衆助之鄰作皆伏罪即赦之自

是洛陽之民無遠近民之少牛者相率助之少人者亦然田夫田婦相勸以力耕桑為務是以家家有蓄積水旱無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忍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禧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耻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為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為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

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拮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為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五代史梁祖迫昭宗東遷命全義繕治洛陽宮城累年方集昭宗至洛陽梁祖將圖禪代慮全義心有異同乃以判官韋震為河南尹移全義為天平軍節度使守中書令東平王其年八月昭宗遇弒輝王即位十月復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梁祖建號以全義兼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開平二年冊拜太保兼陝虢節度使河陽尹四年冊拜太傅河南尹判六軍

兼鄭滑等州節度使乾化元年冊拜太師二年朱友珪篡逆以全義為守太尉河南尹宋亳節度使兼國討使梁末帝嗣位於汴以全義為洛京留守兼鎮河陽未幾授天下兵馬副元帥梁帝季年趙張用事段凝為北面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啟梁末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疑晚進德未服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全義託朱氏垂三十年梁祖末年猜忌宿將欲害全義者數四全義單身曲事悉其家財貢奉泊梁祖河朔喪師之後月獻鎧馬以補其軍又以服勤盡瘁無以加諸故竟免於禍全義妻儲氏明敏有才略梁祖自栢鄉失律後連年親征河朔心疑全義或左右讒間儲氏每入宮委曲伸理有時怒不可測急召全義儲氏謁見梁祖厲聲言曰宗奭種田叟耳三十餘年洛城四面開荒斲棘招聚軍賦資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指景待盡而大家疑之何也梁祖遽笑而謂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五代會要開平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洛陽摺紳舊聞記王在洛四十餘年累官至守太尉中書令封魏王徙封齊王

昭宗遷洛郊廟行事差官攝太尉時朝中有識者揚言曰太尉重官歷朝多闕所以差攝今齊王官守太尉何差攝之有王誠信每水旱祈祭必具湯沐素食別寢精潔至祠所儼然若對至尊容如不足晴旱祈禱未雨左右必曰王可開塔即無畏師塔也塔在龍門廣化寺王即依言而開塔拜訖王祝曰今少雨恐傷苗稼和尚慈悲告佛降雨如是未嘗不澍雨故當時俚諺云王禱雨買雨具無畏之神耶齊王之潔誠耶齊王在巢軍先歸唐授澤州刺史梁祖後歸唐授同州刺史自後與梁祖互為中書令尚書令及梁祖兼四鎮也齊王累表讓兼鎮蓋潛識梁祖姦雄避其權位欲圖自全之計爾梁祖經營霸業外則干戈屢動內則帑庾多虛齊王悉心盡力傾竭財資助之及北喪師梁祖猜忌王慮為後患前王忠直無貳有勲名于天下不能傾動之故也梁祖遂以子福王納齊王之女為親以故雖盡力于梁祖而武皇莊宗常切齒于齊王矣初全義為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為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

人通問于太原及梁亾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于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五代史纂誤今按本紀莊宗以同光元年四月卽皇帝位是歲癸未十月已卯滅梁十二月甲子如洛陽十二月庚午朔至自汴州二年是歲甲申二月己巳朔有事南郊由此觀之則

莊宗以元年十月滅梁入汴十一月入洛次年二月卽南郊也而全義傳乃云莊宗入汴全義來朝明年十一月幸洛陽而又改用來年二月南郊顯差一年然不以蓋傳內賸明年二字致此誤也案薛史無明年

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天下寃之五代史李敬義本名延古太尉



衛公德裕之孫初隨父煒貶連州遇赦得還嘗從事浙東自言遇涿道士謂之曰子方厄運不宜仕進敬義悚然對曰吾終老賤哉涿曰自此四十二年必遇聖王大任子其志之敬義以為然乃無心仕宦退歸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歲時給遺特厚出入其門欲署幕職堅辭不就初德裕之為將相也大有勲于王室出藩入輔綿歷累朝及雷守洛陽有終焉之志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惟石為園池之玩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處刊於石云移吾片石折樹一枝非子孫也泊巢蔡之亂洛都灰燼全義披榛而創都邑李氏花木多為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知之泣謂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托全義請石於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迴遺否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僞命以為詬已大怒曰吾今為唐臣非巢賊也即署奏笞斃之昭宗遷都洛陽以敬義為司勳員外郎柳潔之陷裴趙諸族希梁祖旨奏云近年淨

薄相扇趨競成風乃有臥邀軒冕視王爵如土梗者司空圖李敬義三度除官養望不至咸宜屏黜以勸事君者翌日詔曰司勳員外郎李延古世荷國恩兩葉相位幸從筮仕累忝寵榮多歷歲時不趨班列而自遷都卜洛紀律載張去明庭而非遙處別墅而無懼罔思報效姑務便安為臣之節如斯貽厥之謀何在須加懲責以肅朝倫九寺勾稽尙為寬典可責授衛尉寺主簿司空圖亦追停前詔任從閑適圖唐史有傳時全義既不能庇護乃密託楊師厚令敬義潛往依之因挈族客居衛州者累年師厚給遺周厚十二年莊宗定河朔史建瑭收新鄉敬義謁見是歲上遣使迎至魏州署北京畱守判官承制拜工部尙書奉使王鎔敬義以遠祖趙郡見鎔展維桑之敬鎔遣判官李翥送贊皇集三卷令謁前代碑瓏使還歸職太原監軍張承業尤不悅本朝宰輔子孫待敬義甚薄或面折其公宴或指言德裕過惡敬義不得志鬱憤而卒同光二年贈右僕射冊府元龜後唐李敬義德裕之孫居于平泉昭宗之都雒也徵為司勳郎中特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給遺頗厚俄而朱溫篡位誓心不事偽室及溫徵命拒而不應退居衛州其聽訟以先訴者為直民

頗以為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于魏元行欽討賊無功  
 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為不可因言明宗可將  
 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  
 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  
 以為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  
 七十五諡曰忠肅五代史莊宗平梁全義自洛赴觀泥  
 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  
 人掖而昇殿宴賜盡歡詔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  
 事之先是天祐十五年梁末帝自汴趨洛將祀於圓立  
 時王師攻下楊劉狗地曹濮梁末帝懼急歸於汴其禮  
 不遂然其法物咸在至是全義乃奏曰請陛下便幸洛  
 陽臣已有郊禮之備翌日制以全義復為尙書令魏王  
 河南尹明年二月郊禮畢以全義為守太尉中書令  
 河南尹改封齊王兼領河陽先是宋梁時供御所費皆  
 出河南府其後孔謙侵削其權中官各領內司使務或

豪奪其田園居第全義乃悉錄進納四年落河南尹授  
 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尙書令會趙在禮據魏州都  
 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為羣小間謀端居私第全義以  
 臥疾聞變憂懼不食薨於洛陽私第時年七十五天成  
 初冊贈太師諡曰忠肅全義歷守太師太傅太尉中書  
 令封王邑萬三千戶凡領方鎮洛鄆陝滑宋三莅河陽  
 再領許州內外官歷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十年位  
 極人臣善保終吉者蓋一大而已全義朴厚大度敦本  
 務實起戰士而忘功名尊儒業而樂善道家非士族而  
 獎愛衣冠開幕府辟士必求望實屬邑補奏不任吏人  
 位極王公不衣羅綺心奉釋老而不溺左道如數者人  
 以為難自莊宗至洛陽趨向者皆由徑以希恩寵全義  
 不改素履盡誠而已言事者以梁祖為我世讐宜斲棺  
 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劉皇后嘗從莊宗幸  
 其第奏云妾孩幼遇亂失父母欲拜全義為義父許之  
 全義稽首奏曰皇后萬國之母儀古今未有此事臣無  
 地自處莊宗敦逼再三不獲已乃受劉后之拜既非所  
 願君子不以為非然全義少長軍中立性朴滯凡百姓  
 有詞訟以先訴者為得理以是人多枉濫為時所非又  
 嘗怒河南縣令羅貫因憑劉后譖於莊宗俾貫非罪而

死露屍於府門冤枉之聲聞於遠近斯亦良王之微瑕也  
五代史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為  
也 五代會要忠肅贈太師張全義諡 洛陽搢紳舊  
聞記及莊宗滅梁齊王上表待罪莊宗降詔釋之召見  
大喜開懷慰納若見平生故人盡魚水之情焉與論當  
世之務皆出莊宗功臣意表恨得齊王之晚其識略德  
望動人主也如此因再上表敘述屢為朱梁窺圖偶脫  
虎口逼為親且非素志乞雪表數句云伏念臣曾棲惡  
木曾飲盜泉實有瑕玼未蒙昭雪鴻辭也復下昭雪之  
令劉皇后入齊王居第省之劉后堅求拜齊王與夫人  
儲氏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內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  
拜齊王并儲氏為義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  
得已而受之莊宗令翰林學士禮院草定皇后與齊王  
儲氏為義父母相見及往來賤書  
儀注焉此乃從古所無之事也 子繼祚官至上將軍

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于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  
以其父琪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  
其妻子而已  
五代史張繼祚故齊王全義之子也始為  
河南府衙門指揮使全義卒除金吾將軍

旋授蔡州刺史累官至檢校太保明宗郊天充供頓使  
復除西衛上將軍唐清泰末丁母憂天福初喪制未闕  
會張從賓作亂發兵迫脅取赴河陽令知雷守事從賓  
敗與二子詔戮於市始繼祚與范延光有舊嘗遣人以  
馬遺之屬朝廷起兵將討鄴城為巡兵所獲奏之高祖  
深忌之及敗宰臣桑維翰以父琪早事齊王奏欲雪之  
高祖不允遂止罪繼祚一房不累其族 五代史闕文  
梁乾化元年七月辛丑梁祖幸全義私第甲辰歸大內  
梁史稱上不豫厭秋暑幸宗爽私第數日宰臣視事於  
仁政亭崇政諸司並止於河南府廨署世傳梁祖亂全  
義之家婦女悉皆進御其子繼祚不勝憤耻欲割及於  
梁祖全義止之曰吾頃在河陽遭李罕之之難引太原  
軍圍閉經年啗木屑以度朝夕死在頃刻得他救援以  
至今日此恩不可負也其子迺止梁史云云者諱國惡  
也臣謹案春秋莊二年經曰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  
侯于糝傳曰書姦也夫經言會者諱惡禮也傳書姦者  
暴其罪以垂誠也又莊二十二年傳書陳完飲桓公酒  
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豈有天子幸  
人臣之家畱止數日姦亂萌矣况全義本出巢賊敗依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爽用為澤州刺史及爽死全義事

爽子仲方即與李罕之同逐仲方罕之帥河陽全義為河南尹未幾又逐罕之自據河陽其翻覆也如此自是托迹朱梁斲喪唐室惟勤課勸其實斂民附賊以固恩寵梁時月進鎧馬以補軍實及梁祖為友珪所弑首進錢一百萬以助山陵莊宗平中原全義合與敬翔李振等族誅又通賂於劉皇后乘莊宗幸洛言臣已有郊天費用夫全義匹夫也豈能自殖財賦其剝下奉上也又如此晚年保證明宗欲為子孫之福師方渡河鄴都兵亂全義憂恨不食終以餓死未死前其子繼業訟弟汝州防禦使繼孫莊宗既房州司戶賜自盡其制畧曰侵奪父權惑亂家事繼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其御家無法也又如此河南令羅貫方正文章之士事全義稍慢全義怒告劉皇后斃貫於枯木之下朝野冤之洛陽監軍使嘗收得李太尉平泉莊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不與全義立殺之其附勢作威也又如此蓋亂世賊臣耳得保首領為幸已多晉天福中其子繼祚謀反伏誅識者知餘殃在其子孫也臣讀莊宗實錄見史官叙全義傳虛美尤甚至今負俗無識之士尚以全義為名臣故因補闕文粗論事迹云洛陽搢紳舊聞記太子少師李公諱肅國史有傳唐末西京畱守齊王貴盛兼鎮河

陽李公自雍之梁齊王見之愛其俊異以女妻之即賢懿夫人所生王之適也數歲而亡又以他姬所生之女妻之雖非賢懿所出以其聰敏多技藝齊王與賢懿憐惜之過於其姊音樂女工無不臻妙知書美容止殆神仙中人也性賢明有禮節自幼至老無惰容夫貴封清河郡夫人治家甚嚴大富姬僕且眾與夫別院李公院姬妾數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潛令伺夫院中知姬妾稍違夫指顧則召而撻之擇美少者代之每夫生日必先畜女童曉音律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獻之或辭以婢妾眾多即復擇其常常者歸已院焉執事稍久嫁之夫入朝將歸具裙帔候之於中堂之側令小蒼頭探之既接見如賓禮夫若困倦一見便退歸如相見稍從容令動樂迎引歸夫人院備果酒時新物語及前代事夫愛而憚之未嘗敢失色于前李公嘗將命制置安邑解縣兩池鹽利既至值戍卒竊發為亂公乘機許以正庫錢十餘萬貫止罪其元惡者亂兵由是散去戮其同惡數十人人心頓安當時用事一人素與公通家求洛中一櫻桃園不得因而有隙常欲中傷之因是密上言曰李某擅興盜用官庫物以買名欲求不次之賞於是乃命臺官就鞫之獄甚急垂餌虎口爾

夫人聞之乘步輦直詣朝門俟執權者出趨拜於路側須臾叩馬聲甚厲且訴且泣援引今古寵辱禍福成敗可驗者數事哀怨悽苦左右聞者感動之時當路者慚悔甚即回馬入朝非時請對曲為論雪之且言有妻張氏即齊王之女詣臣馬前號訴時主聞之駭愕曰如是賢婦人乎即命馳驛出之李公由是免禍至晉朝北戎降王東丹非命而死北虜已知之李公受命護東丹喪柩送歸北虜既歸私第憂沮不知其計止于外廳獨坐久之夫人訝夫如是命待人請之既入夫人謂李公曰有不稱意差使乎夫默然泣下曰某已老男女小又涕泣哽咽未及再言夫人曰得無使絕域乎若然不當效兒女輩啼泣也李公收涕曰今奉命北使送東丹喪東丹朝廷密害之北虜已知之矣某不憚遠役去必不還矣夫人曰不然為君計者戒虜貪利某房內珠金等可得數十萬盡以送行厚賂其戎王左右及獻馬虜主萬全必歸非惟速歸兼恐厚得回禮李公如其言到蕃國賂其左右盡其所有為私禮戎虜君臣果大喜命速遣公迴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百餘匹衣服器皿稱是復命不敢留悉進之由是遷官賜賚甚厚夫人之力也先是趙思綰在永興時使主赴闕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

已發李公時為環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身脫之來謝於李公公歸宅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為免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今夫人問須言之此思綰者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未有朕跡不能除去之故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衣冠之族遭塗炭者眾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城周祖素知公名與之歸闕改官致仕於洛亦如夫人之力也且婦人之恠財與妒忌悉常態也以不妒忌疎財者皆難事况非治世叩馬面數權貴推陳古昔傾陷良善禍不旋踵報應之驗雖大丈夫負膽氣輕生者亦憚為之况婦人女子者歟不獨雪夫罪而能免全家之禍則昔之舉案如賓者何人哉不其賢乎不其賢乎與夫歸粉黛弄眉首蠱惑其金夫竊魚軒之貴者豈同日而道哉夫人事跡可為女訓母儀者甚多餘眼昏足重心力減耗聊舉其殊尤者紀之于篇俾其令名千載之後不磨耳余客於李公門下且久故聞其事甚詳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為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為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為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為子

五代史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本名簡祖嚴父琮世為陳許小校廣明之亂簡去鄉里事澠池鎮將栢夔為部隸嘗為盜於石濠三鄉之間剽劫行旅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積勞至軍校珙性嚴急御

下無恩牙將李璠者珙深所倚愛小有違忤暴加箠擊璠陰銜之光化元年珙與弟河中節度使珂相持于戈日尋珙兵屢敗部伍離心二年六月璠殺珙歸附汴人梁祖表璠為陝州節度使璠亦苛慘軍情不叶簡復攻璠璠及護免逃歸於汴三年梁祖表簡為陝州留後九月天子授以旄鉞車駕在鳳翔梁祖往來簡事之益謹奏授平章事天復末昭宗遷都洛陽駐蹕於陝時朝士經亂簪裳不備簡獻裳百副請結百官朝容稍備以迎奉功遷檢校侍中簡與梁祖同宗乃陳情於梁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勲勞皆充帥令公生成之造也願以微生灰粉為効乞以姓名肩隨宗室梁祖深賞其心叶贊功烈居多冊府元龜朱簡唐末為陝州節度使陳情于梁太祖曰僕位崇將相比無勲勞實知踰分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翼卯之仁願以微軀永期効使乞以名姓肩隨諸子太祖深賞其心乃賜名友謙待之過于諸子同光初莊宗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賜姓改名繼麟

冀王五代史纂誤今按友珪傳云既即位以河中朱友謙為中書令友謙不受命即無加侍中之事友謙

本傳則友謙當太祖時先為中書令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

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

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

縣大破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

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

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冊府元龜後唐莊宗為晉

王梁冀王朱友謙為友珪所伐乞師于帝帝親總軍赴

援與汴軍遇于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于猗氏友謙

盛陳感慨願敦盟約帝歡甚友謙乘醉射于帳中帝

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耳

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五代史梁祖建號

移授河中節度使

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弒逆友謙意

不懌雖勉奉偽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

侵軼謂賓友曰友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

城恩踰父子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托之恩

屈身於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

存節康懷英韓勅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

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

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莊宗歡甚友謙乘醉射於帳

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冀王真貴人也但恨其臂短

耳及梁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

其正朔北夢瑣言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國嚴之姪嶽

之子時謂才俊擢進士第為西平王朱友謙幕寮放恣

凌傲主公容之友謙背梁乞師于晉陽并使初至禮遇

方謹路公筵上言語及之友謙憂憤因投德延于黃河

以紓禍也先是紀綱之僕近判官入謁幕次遂有請易

舍之說蓋義兄弟同處不欲聞郎官穢談也路子得非

其人耶太平廣記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

能為詩居學舍中嘗賦芭蕉詩曰一種標靈異天然體

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

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

詩價又為感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  
 朝五字更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  
 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永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  
 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鎮辟掌  
 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  
 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謙友謙  
 聞而大怒有以掇禍乃因醉沈之黃河詩實貞明六年  
 佳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

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  
 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  
 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  
 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五代  
 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帥請節鉞於  
 梁不獲友謙即請之於莊宗令幕客王正言以節旄賜  
 之梁將劉鄩尹皓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嗣昭  
 李存審將兵赴之敗汴軍於滑北解圍而還初劉鄩兵

至蒲中倉儲匱乏人心離貳軍民將校咸欲歸梁友謙  
 諸子令錫等亦說其父曰晉王雖推心於我然懸兵赴  
 援急難相應寧我負人擇福宜重請納欵於梁侯劉鄩  
 兵退後與晉王脩好友謙曰晉王親赴予急夜半秉燭  
 戰賊面為盟誓不負初心昨聞吾告難命將星行助我  
 資糧分我衣履而欲翻覆背惠所謂鄧祁侯云人將不  
 食吾餘也及破梁軍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  
 加守太尉西平王

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  
 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  
 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

五代史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友謙觀於洛陽莊宗置宴  
 饗勞寵錫無算親酌觴屬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之力  
 也既歸藩請割慈隰二郡依舊隸河中不許詔以絳州  
 隸之又請解縣兩池權鹽每額輸省課許之及郊禮畢  
 以友謙為守太師尚書令進食邑至萬八千戶三年賜  
 姓名繼麟編入屬籍賜之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



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一門三鎮諸子爲刺  
史者六七人將校剖竹者又五六人恩寵之盛時無與  
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  
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  
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  
時友謙以爲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  
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  
存又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爲  
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  
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  
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

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  
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  
德于遂州王思同殺令錫于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  
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  
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  
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  
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  
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

五代史莊宗  
季年稍怠庶

政巷伯伶官干預國事時方面諸侯皆行賂遺或求賂  
於繼麟雖僂俛應奉不滿其請且曰河中上薄民貧厚  
貺難辦由是羣小咸怨遂加誣構郭崇韜討巴蜀徵師  
於河中繼麟令其子令德率師赴之伶官景進與其黨

構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為討已頗有拒命之意若不  
除移如國家有急必為後患郭崇韜既誅宦官愈盛遂  
構成其罪謂莊宗曰崇韜強項於蜀蓋與河中響應繼  
麟聞之懼將赴京師面訴其事其部將曰王有大功於  
國密邇京城羣小流言何足介意端居奉職讒邪自銷  
不可輕行繼麟曰郭公功倍於我尚為人構陷吾若得  
面天顏自陳肝膈則流言者獲罪矣四年正月繼麟入  
觀景進謂莊宗曰河中人有告變者言繼麟與崇韜謀  
叛聞崇韜死又與李存義構逆當斷不斷禍不旋踵羣  
閹異口同辭莊宗駭惑不能決是月二十三日授繼麟  
滑州節度使是夜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擒之誅於徽  
安門外詔繼岌誅令德於遂州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命  
夏魯奇誅其族於河中初魯奇至友謙妻張氏率其家  
屬二百餘口見魯奇曰請疏骨肉名字無致他人橫死  
將刑張氏持先賜鐵券授魯奇曰皇帝所賜也是時百  
口塗地冤酷之聲行路流涕先是河中衙城閹者夜見  
婦人數十祇服靚粧僕馬炫耀自外馳騁笑語趨衙城  
閹者不知其故不敢詰至門排騎而入既而扇鎖如故  
復無人迹乃知妖鬼也又繼麟登逍遙樓聞哭聲四合  
詰旦訊之巷無喪者隔歲乃族誅及明宗即位始下詔

昭雪焉五代史纂誤今按伶官史彥瓊傳則友謙仍有子建徽被殺今傳內止述二子亦闕文也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

太府卿駙馬都尉尙太祖妹是為萬安大長公主象先

以梁甥為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

州刺史五代史袁象先宋州下邑人也自稱唐中宗朝

尹梁以象先貴累贈左僕射祖忠義忠武軍節度判官

累贈司空父敬初太府卿累贈司徒駙馬都尉敬初娶

梁祖之妹初封沛郡太君開平中追封長公主貞明中

追封萬安大長公主象先即梁祖之甥也性寬厚不忤

於物幼遇亂慨然有憂時之意象先嘗射一水鳥不中  
箭落水中下貫雙鯉見者異之梁祖鎮夷門象先起家  
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景福元  
年自檢校左省常侍遷檢校工部尙書充元從馬軍指  
揮使兼左靜邊都指揮使乾寧五年再遷檢校右僕射  
左領軍衛將軍同正充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光化二年權知宿州軍州事天復元年表授刺史充本  
 州圖練埭橋鎮邊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  
 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頗懷憂沮一日登北城憇  
 其樓堞之上恍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嘗板築是  
 城舊第猶在今為軍舍可為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  
 納之翌日淮寇急攻其壘梯牆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  
 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算寇不能進即時  
 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助乃為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  
 不輟三年權知洛州軍州事天祐三年授陳州刺史檢  
 校司空是歲陳州大水民饑有物生於野形類蒲萄其  
 實可食貧民賴焉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  
**指揮使**  
五代史梁開平二年授左英武軍使再遷左神  
 武右羽林統軍三年轉右衛上將軍封汝南縣

男四年權知宋州雷後到任五月改天平軍兩使雷後  
 時鄆境再饑戶民流散象先即開倉賑卹蒙賴者甚眾  
 五年梁祖北征以象先為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  
 副使進封開國伯領兵攻菑縣不克而還俄奉詔自鄆  
 赴闕郡人遮雷毀石橋而不得進乃自他門而  
 逸尋授左龍武統軍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太祖遇**

弒友珪立末帝畱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  
 帝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  
 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  
 州以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  
 散捕之甚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  
 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為友珪詔書  
 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為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  
 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  
 轉禍而為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

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

死五代史乾化三年與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合謀誅朱友珪於洛陽未帝即位拜象先

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

步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為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

先為梁將未嘗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

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五代史

即位以功授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遙領洪州節度使行

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諸軍進封開國公四年授青州節

度使加檢校太傅未幾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尉象先在

宋凡十年初梁祖領四鎮統兵十萬威震天下關東藩

守皆其將吏方面補授由其保薦四方輿金輦壁駿奔

結轍納賂於其庭如是者十餘年寢成風俗藩侯牧守

下迨羣吏罕有廉白者率皆掊斂剝下以事權門象先

恃甥舅之勢所至藩府侵刻誅求尤甚以此家財鉅萬

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賂唐將相伶

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為人莊宗待

之甚厚賜姓名為李紹安改宣武軍為歸德軍曰歸德

之名為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五代

史莊宗初定河南象先率先入觀輦珍幣數十萬遍賂

權貴及劉皇后伶官巷伯居旬日內外翕然稱之初梁

將未復官資者凡上章奏姓名而已郭崇韜奏曰河南

征鎮將吏昭洗之後未有新官每上表章但書名姓未

頒綸制必負憂疑即日復以象先為宋毫耀輝穎節度

使依前檢校太尉平章事仍賜姓名紹安尋令歸鎮明

年以郊禮象先復來朝是時制改宋州宣武軍為歸德

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日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

拜謝而退即命歸鎮其年夏以疾卒於治所年六

十一冊贈太師周廣順中贈中書令追封楚國公

象先

二子正辭官至刺史襄周世宗時為橫海軍節度使象

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五代史象先二子長曰正辭歷衢雄二州刺史次曰義至周顯德中終於滄州節度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爲養子

五代史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縣人也父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校

從龐師古渡淮戰沒於淮南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梁祖以其父死王事選置帳下編入屬籍

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鴈于其頰號鴈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鴈

事文類聚後集晉朱漢賓少時善射嘗因與同輩出獵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臆上貫一金錢有

篆文示其郡之碩學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號爲朱落鴈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

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

五代史梁祖之攻兗鄆也

朱瑾募驍勇數百人黥雙雁於其額號為鴈子都梁祖  
聞之亦選數百人別為一軍號為落鴈都署漢賓為軍  
使當時目為朱落鴈後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復中授  
右羽林統軍入梁歷天威軍使左羽林統軍出為磁州  
刺史滑宋二州留後毫曹二州刺史安州節度使五  
代史纂誤今按梁太祖紀及朱宣朱瑾傳攷之則此節  
盡皆參錯按太祖紀乾寧四年正月克鄆斬朱宣又克  
兗州朱瑾奔淮南至九月梁兵方敗于清口蓋楊行密  
用朱瑾而敗梁兵也若元禮以此時戰歿則兗鄆先已  
破亡久矣與此傳全不相符況兗是朱瑾鄆是朱宣今  
則云鄆州朱瑾又甚誤矣玉堂閒話梁貞明中朱漢  
賓鎮安陸之初忽一日曙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  
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  
斗器雙目如電呀巨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  
數圍跨於羊馬之堞兼壕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  
內有宿城軍校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惶  
懼莫知其由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莊宗滅梁罷漢  
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祇之先告歟

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

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畱

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

五代史莊宗至洛陽漢賓自鎮入覲復令還鎮明年授左龍武統軍莊宗嘗幸漢賓之第漢賓妻進酒上食奏家樂以娛之自是漢賓頗蒙寵待

漢賓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

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

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

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

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

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為

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

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

史同光四年正月冀王朱友謙入朝明宗居洛陽以友謙故人置酒於第莊宗諸弟在席友謙坐在永王存霸

之上酒酣漢賓以大觴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於皇弟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盟相厚自公入

朝三發單函候問略無報復忽於卑位不亦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為解之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趙在禮據

魏州元行欽率軍進討詔漢賓權知河南府事明宗以漢賓為右衛上將軍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

令結托得為婚家天成末為潞州節度使移鎮晉州重誨既誅漢賓復為上將軍明年秋漢賓告老授太子少

保致仕清泰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四漢賓少勇健及晚歲飲啖過人其狀貌偉如也凡所履歷不聞踰法梁

時嘗領軍屯魏州莘縣適值連師去郡諸軍咸以利見誘請自為畱後漢賓則斬其言者拒而不從聞者賞焉

在曹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親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為善政之所致也及致

仕東還毫郡見鄉舊親戚淪沒者有瑩兆未辦則給以棺斂有婚嫁未畢則助以資幣受其惠者數百家郡人

義之尋還洛陽有第在懷仁里北限洛水南枕通衢層屋連薨修木交幹笙歌羅綺日以自娛養彼天和保其

餘齒此乃近朝知止之良將也晉高祖即位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惠有子四人長曰崇勳官至左武衛將軍

五代會要正惠贈太子少傅朱漢賓諡太常博士林弼議曰漢賓散已俸代逋欠俸國家躋富庶所蒞之地綽

有政聲知進退存亡之理得善始令終之道謹按諡法中道不撓保節揚名曰正愛民好學寬裕慈仁曰惠請

諡曰正惠從之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

事梁太祖以事坐徒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

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

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

五代史段凝開封人也本名明遠少穎悟多智

數初為澠池簿脫荷衣以事梁祖梁祖漸器之開平三

年十月自東頭供奉官授右威衛大將軍充左軍巡使

兼水北巡檢使凝妹為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

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

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

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五代史天復四年五月授懷州刺

史乾化元年十二月梁祖北征迴

過郡凝貢獻加等梁祖大悅梁祖復北凝迎奉進貢有

加於前梁祖次相州刺史李思安迎奉踈怠梁祖怒貶

思安制云懷州刺史段明遠少年治郡庶事惟公兩度

祇奉行鑿數程宿食本界動無遺闕舉必周豐蓋能罄

竭於家財務在顯酬夫明獎觀明遠之忠使監兵于河

勤若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其見賞如此

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

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

梁以王彥章為招討使凝為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

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為姦彥章為招討使三

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

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

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為招討使軍于王村五代

史其後遷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梁末帝以戴思遠

為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其翌日

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凝凝倚撫

彥章之失以問之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凝納賂於趙

張二族求為招討使敬翔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



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疑奏故梁姦人趙巖張

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疑出入

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

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冊府元龜段疑

仕梁為滑州兵馬留後同光初莊宗賜姓名紹欽以為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

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

以為不可莊宗怒曰朕為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

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疑軍瓦橋關以詔事紹宏

紹宏數薦疑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為不可遷武勝軍節

度使五代史疑以眾五萬營於高陵津裨將康延孝叛歸莊宗延孝具陳梁軍虛實莊宗遂決長驅之計

未幾莊宗入汴疑自滑率兵而南前鋒杜晏球至封邱

解甲聽命翌日疑率大軍乞降於汴郊莊宗釋之復以

疑為滑州兵馬留後賜姓名紹欽有頃正授節旄改充

州節度使疑初見莊宗因伶人景進通貨於宮掖疑天

性姦佞巧言飾智善候人意其年契丹寇幽州命宣徽

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疑與董璋戍瓦橋關疑

巧事紹宏嘗乘間奏疑蓋世奇才可以大任屢請以兵

柄委之郭崇韜曰段疑亡國賊軍之將姦詔難狀不可

信也疑在藩鎮私用庫物數萬計有司促償趙在禮反

中貫其負同光三年四月移授鄧州節度使趙在禮反

紹宏請以疑招討莊宗使疑條奏方畧疑所請偏裨皆

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

遼州賜死五代史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紹宏請用

疑為大將軍莊宗許之令具方畧條奏疑所

請偏裨皆取其已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至洛陽霍彥

威怒其前事與溫韜同收下獄詔釋之放歸田里明年

竄於遼州竟與溫韜同制賜死

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為襄州都指揮使

五代史劉玘汴州雍邱人也世為宣武軍牙將校玘少負壯節梁祖鎮汴州玘求自試補隊長從梁祖征伐所至有功遷為牙將歷滑徐襄三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為亂軍所殺亂

軍推玘為留後玘偽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為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

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五代史開平中襄帥王班為帳下所害亂軍推玘為留後玘詭

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盡斬其亂將以功歷復亳二州刺史徵為侍衛都將出為安州刺史末帝時為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

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居晉陽之南鄙久

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

遂以為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

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五代史貞明中為晉州留後莊宗至汴玘來朝玘在晉州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鬪於境上莊宗見而勞之曰劉侯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歲時久矣不早相見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正授節旄移鎮安州明宗即位遷鄧州節度使天成未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贈侍中有子師道仕皇朝為右贊善大夫卒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為劉仁恭騎將仁恭為其子

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五代

史纂誤今按守光傳守文因討守光戰而被殺非被攻也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

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

威與知裕俱奔于梁五代史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少事燕帥劉仁恭為騎將表為媯

州刺史久之移刺德州天祐四年劉守光既平滄州乃以其幼子繼威為雷後大將張萬進與知裕佐之繼威

冲幼宣淫于萬進之家萬進殺之詰旦召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雷後署知裕為景州刺史會萬進納款於梁

知裕先奔於汴又張萬進雲州人初為本州小校亡命投幽州劉守光厚遇之任為裨將滄州劉守文以弟

守光囚父而竊據其位自領兵問罪尋敗於雞蘇守光遂兼有滄景之地令其子繼威主雷務繼威年幼未能

政事以萬進佐之凡關軍政一皆委任繼威兇虐類父嘗淫亂於萬進之家萬進怒而殺之又遣使歸於晉既

而未帝遣楊師厚劉守奇潛兵掠鎮冀因東攻滄州萬進乞降師厚表青州節度使俄遷兗州仍賜名守進萬

進性既輕險專圖反側貞明四年冬據城叛命遣使送款於晉王末帝降制削其官爵仍復其本名遣劉鄩討

之晉人不能救五年冬萬進危蹙小將邢師遇梁太祖潛謀內應開門以納王師遂拔其城萬進族誅

得知裕喜甚為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與晉戰

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

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為最然知裕位不過刺

史五代史梁主厚待之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歸梁者皆隸於部下梁與莊宗交戰

於河上摧堅挫銳惟恃歸化一軍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

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為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莊

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

為殺射者以知裕為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

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雷後五代史同光初莊宗入汴知裕隨段凝軍解甲封邱

明宗時為總管受降於郊外見知裕甚喜遙相謂曰周歸化今為吾人何樂如之因令諸子以兄事之莊宗撫

憐尤異而諸校心妬有壯士唐從益者因獵射之知裕遁而獲免莊宗遂誅從益出知裕為房州刺史魏王繼

岌伐蜀為前鋒騎將明宗即位移刺絳州改淄州刺史宿州團練使知裕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為郡勸課皆有政聲朝廷喜之遷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

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罷為右神武統軍應順中

卒贈太傅五代史淮上之風惡病者至於父母有疾不親省視甚者避於他室或時問訊即以食物

揭於長竿之首委之而去知裕心惡之召鄉之頑狠者訶詰教導俾知父子骨肉之恩絲是弊風稍革長興末

入為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為宣武軍卒以善射知

名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五代史陸思鐸澶州臨黃

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隸於摩下及即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世宸軍使積前

後戰勲累官至檢校司徒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思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

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

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

揮使五代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思鐸以善射日預其戰嘗於箭筈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

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觀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隨眾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

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為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都指揮使

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胷達腋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

進諸軍咸壯之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

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

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為蔡州刺史遇代歸

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於宛邛使我棲魂於所

治之地及卒乃葬於陳從其志也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

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

禮乃奔于晉五代史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曾祖景

始事燕帥劉仁恭為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

逐浮陽節度使盧彥威據其城升在禮為軍使以佐守

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為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

為步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奔梁在禮乃

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  
 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攜二首詣  
 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  
 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  
 遂反五代史同光末為效節指揮使屯於貝州會軍士  
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晟為帥晟不從為眾  
所害攜晟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  
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眾入鄴  
 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  
 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  
 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  
 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廢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

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

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五代史

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從沙門學工詩密州  
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為推官移  
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  
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為同職司空題所凌正言降心下  
之題誅代為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興唐尹時  
孔謙為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  
崇韜留憲于魏州請宰相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  
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  
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已代  
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喪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  
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孔謙曰魏博六  
韜曰邦計雖重侍中眼前但一人為使即可魏博六  
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  
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  
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為租  
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在于孔謙正言不耐繁

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為不可即以孔謙代之  
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為興唐尹留守鄴都  
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  
彥瓊將佐官吏頤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趨趨  
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  
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  
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望  
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  
尚書共事但思歸之眾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  
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為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  
卒于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  
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  
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  
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與唐尹  
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

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  
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為北面

行營馬步軍都虞侯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五代史在禮自稱留

後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禮迎明宗  
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  
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  
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與唐尹旣而在禮將皇  
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鄴都任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  
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入  
為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  
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州行營步軍都指揮使收劔  
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  
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  
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  
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契丹為患少帝  
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為北面行營  
馬步都虞侯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侯如故受詔

屯澶州再除兖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為其子延煦娶在禮女為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為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在

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

號拔釘錢五代史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鉅

值天下飛蝗為害在禮使北戶張幡幟鳴鑼鼓蝗皆越

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

氏而已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

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

去可為眼中拔釘予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

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

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

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扑

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

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

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

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

中書令五代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

領等偕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

至鄭州泊於逆旅間同州劉繼勳為契丹所鎖大驚一

未歲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年六

十六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歷內職皆

早卒孫延勳仕皇朝歷岳蜀二州刺史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



將軍五代史霍彦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梁將霍存得之於村落間年十四從征討存憐其爽邁養為

已子存梁史有傳彦威未弱冠為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漸升戎秩亟立戰功嘗中流矢眇其一目開平二年自

開封府押衙右親從指揮使檢校司空授右龍驤軍使三年自右監門衛將軍授左天武軍使遷右監門上將

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

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彦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

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

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彦威屢敗降為陝

州留後五代史乾化三年與袁象先同誅朱友珪梁末帝授洛州刺史轉河陽留後乾化末邠州留後

李保衡背李茂貞以城歸梁梁以彦威為邠州節度使其年五月茂貞遣將劉知俊率大軍攻之彦威固守踰年竟不能下或得其俘悉令放之秦人懷其惠遂無侵擾轉滑州節度使移鎮鄆州兼北面行營招討總大軍

於河上師徒屢敗降授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彦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

故梁崇元殿彦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

酣指彦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

飲乃卿功也彦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

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

五代史莊宗入汴彦威自陝馳至請罪詔釋之一日莊宗於崇元殿宴諸將彦威與段凝袁象先等預會酒酣

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席宴客皆吾前歲之勁敵也一且與吾同宴蓋卿前鋒之効也彦威等伏陛謝罪莊宗

日與卿話舊無足畏也因賜御衣器幣盡歡而罷尋放歸藩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

其為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彦威別討趙太子邢

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

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  
為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  
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  
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  
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阮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  
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  
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  
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彦  
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彦威  
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

明宗反皆潰去獨彦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  
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彦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彦  
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彦威從明宗入洛陽  
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彦威彦威素與段凝温  
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  
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  
時彦威乃止明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  
死彦威徙鎮平盧冊府元龜郭彥夔為青州孔目吏以  
節度使霍彥威故改名致雍天成中  
為本道所薦至京中書以舊名除官即使蘇仁裕陳狀  
以為不便安重誨以聖旨令中書奏曰伏以凡人名  
皆由父命侍側者稱以榮左右為後者稱以奉蒸嘗犯  
廟諱須更同御名亦改降此以外迴避無聞以春秋論

之衛侯各惡大夫有齊惡太宗朝有虞世南君不聽臣  
易名皆所以重人父之命况郭彥夔長在青州霍彥威  
有時移鎮寧將私敬上瀆聖聰若便允從恐多援引只  
宜如故工部郎中于鄴奏名是盧文紀私諱倘許更名  
即不至尤違其郭彥夔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  
在告勅內即須仍舊誠為至論永作通規從之 宋守  
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為賀明宗賜兩箭  
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  
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  
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  
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  
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  
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

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

召寮屬皆以晏為法 五代史淳于晏以明經登第自霍

嘗因兵敗獨脫其身左右莫有從者惟晏仗劍從之徒

步草莽自是彥威高其義相得甚歡及歷數鎮皆為從

事軍府之事至于私門事無巨細皆取決于晏雖為幕

賓有若家宰爾後公侯門客往往效之時謂之效淳故

由晏之力也 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

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輟朝仍

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諡曰忠武 五代史明年從

徐州節度使契丹犯塞莊宗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命

彥威為副彥威善言論頗能接奉明宗尤重之趙太叛

威與安重誨懇請赴闕從至洛陽彦威首率卿相勸進於至德宮旬日之間內外機事皆決於彦威擅收段凝温韜下獄將寘於法安重誨曰温段罪惡負於梁室衆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內艱冀安萬國豈為公報仇耶至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鎮擒公儼斬之明年冬肆觀於汴州明宗接遇甚厚累官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三年冬卒於理所年五十七奏至之日明宗方出近郊忽聞奏訃掩泣歸宮輟朝三日至月終不舉樂册贈太師晉國公諡曰忠武子承訓弟彦河累歷刺史皇朝乾德中立明宗廟於洛川詔以彦威配饗廟庭五代會要忠武贈太師晉國公霍彦威諡又天成四年六月勅故平盧軍節度使霍彦威勛名顯著宅兆已營爰遵定諡之規俾議送終之制宜以三公禮葬

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邱人也少以勇力為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鬪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温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為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

刺史成瓦橋關五代史房知温字伯玉兖州瑕邱人也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選寘麾下時部將牛存節屯於鎮好樗博每求辨采者知温以善博見推因得侍左右遂

熟於存節及王師範遣劉鄩據兖州梁祖命存節將兵討之知温夕繼出奔存節喜而納焉明夜竊良馬一駒

復入城鄩乃擢為裨將鄩降隸于同州劉知俊知俊補為克和軍使知俊奔岐改隸魏州楊師厚以為馬步軍

校漸升至親隨指揮使繼加檢校司空莊宗入魏賜姓各紹英改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加檢校司徒澶州刺史行臺右千牛衛大將軍莊宗平梁歷曹貝二州

刺史權充東北面蕃漢馬步都虞候遣成瓦橋關明宗

自魏反兵南向知温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

度使明年為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

知温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

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為節度使復置

銀鎗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為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為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

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為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為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不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為之變色魏之驕兵于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五代史明宗自鄴入洛知溫與王晏球首赴焉明宗自總管府署知溫滑州兩使留後天成元年授兗州節度使明宗即位詔充北面招討屯於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賞招討之功也後除烏震為招討副使代知溫歸鎮知溫怒震遽至有

怨言因縱博誘牙兵殺震於席上會次將安審通保騎  
軍隔河按甲不動知温懼不齊乃束身渡水復結審通  
逐其亂軍以奏時朝廷姑息知温下詔於鄴盡殺軍士  
家口老幼凡數萬清漳為之變色尋詔遣知温就便之  
鎮以安反側俄改徐州節度使加兼侍中會朝廷起兵  
伐高季興授荆南招討使知行府事尋丁母憂起復雲  
麾將軍墨綬即戎竟無功而還長興中節制汝陽越二  
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二司檢校太師  
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初明宗為北面招討使而知  
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  
温為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温甚謹後因杯酒失意  
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温乘間有窺覷之意謂  
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  
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  
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

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温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温  
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册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册其  
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  
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册  
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  
畢還有司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據太  
車輅法物皇帝臨軒行册禮如在外鎮正衙命使押册  
赴本道行禮車輅法物故事不出都城禮無明文今奉  
制命幽州趙德鈞封北平王青州房知温封東平王皆  
備禮册命其合用車輅法物在兵部太僕寺請載往本  
州行禮後送知温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  
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

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

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

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五代史天復元年冬十二月辛巳卒

於鎮贈太尉歸葬於瑕邱諡立神道碑知溫性羸獷動

罕由禮每迎待王人不敢改服寡言笑多縱左右排辱

賓寮他日知悞亦無愧色始與末帝嘗失意於杯盤間

以白刃相恐及末帝即位知溫憂甚末帝乃封王爵以

宰之也知溫徑赴洛陽申其宿過且感新恩末帝開懷

以厚禮慰而遣之及還郡厚歛不已積貨數百萬治第

於南城出則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為務

有幕客顏衍者正直之士也委曲陳其利病知溫不能

用焉及高祖建義入洛尚不即進獻耀兵於牙帳之下

行正色謂曰清泰富有天下多力善戰豈明公之比而

天運有歸坐成灰燼今青州遷延不貢何以求安千百

武夫無足為恃深為大王之所憂也知溫遂馳表稱賀

青人乃安未幾以沈酒成疾而卒部曲將吏分其所聚

例為富室衍又勸其子彥儒進錢十萬貫以助國用朝

廷除彥儒為沂州刺史其家幸獲保全皆衍之力也

五代史補房知溫為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

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鼈忽暴卒但心頭

微煖家人未即殮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追行未幾

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

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鼈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羣

房公知温少年與外弟徐為盜於兗鄆之境晝則匿於古冢一夕遇雨未出間二鬼至一鬼曰此有節度上主宜緩之與外弟俱聞之二人相問曰適聞外面語否徐曰然房曰吾與汝未知孰是來宵汝當宿於他所吾獨在此以驗之迨夕二鬼又至一鬼復曰昨夜貴人尚在矣房聞之喜後果節制數鎮官至太師中書令東平王則知晉書說魏陽元開鬼以三公呼之為不謬矣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

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

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

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五代史王

晏球字瑩之自言洛都人少遇亂為蔡賊所掠汴人社

氏畜之為子因冒姓杜氏晏球少沉勇有斷倜儻不羣

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

子都晏球預選從梁祖征伐所至立功累遷廳子都指

揮使梁開平三年自開封府押衙充直左友珪立龍驤

耀武指揮使授右千牛衛將軍軍職如故

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

龍驤第一指揮使五代史朱友珪之篡位也懷州龍驤

珪命晏球出騎迎戰擊亂軍獲軍使末帝即位遷龍驤

劉重遇以功轉左龍驤第一指揮使

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

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

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

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晏球奏曰亂者

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



日夜汴州捉生都將李霸等作亂縱火焚剽攻建國門  
梁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亂先得龍驤馬五百屯於鞠  
場俄而亂兵以竿豎麻布沃油焚建國樓勢將危急晏  
球隔門窺亂兵見無甲冑即出騎擊之奮力血戰俄而  
羣賊散走梁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  
晏球奏曰亂者惟李霸一都陛下但守宮城遲明臣必  
破之既而晏球盡戮亂軍全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  
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  
邱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  
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五代史尋領軍於河上為行營  
馬軍都指揮兼諸軍排陣使莊  
宗入汴晏球率騎軍入援至封邱聞梁末帝殂即解甲  
降於莊宗明年與霍彥威北捍契丹授齊州防禦使北  
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仍賜姓氏名紹虔冊府明宗  
元龜王晏球梁為耀州刺史同光初賜姓名紹虔  
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

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

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秃餒將萬騎

救都五代史纂誤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  
王晏球討之契丹遣塔納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

球傳不同未知孰是晏球聞秃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屯新樂自

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

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

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麾而都眾掩至晏球與左右十

餘人連矢射之都眾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

令諸將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

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

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  
秃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  
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  
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  
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秃餒又走  
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  
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  
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  
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  
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

五代史鄴

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  
汴晏球率騎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上章  
求還本姓名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  
城是歲王都據定州遣塔納率騎千餘來援都突入定  
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塔納出軍拒戰晏球督厲軍  
士令短兵擊賊戒之曰迴首者死符彥卿以龍武左軍  
攻其左高行周以龍武右軍攻其右奮劍揮搥應手首  
落賊軍大敗於嘉山之下追襲至於城門俄而契丹首  
領特哩袞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  
戰特哩袞復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  
千騎而還特哩袞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令牙將武  
從諫以騎邀擊德鈞分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特哩  
袞已下酋長七百 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  
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宏昭張虔釗等  
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  
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

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  
 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  
 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畧善撫士  
 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  
 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  
 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  
 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  
 贈太尉五代史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  
 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  
 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  
 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  
 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  
 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畧以功授天平軍

節度使未幾移鎮青州就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鎮時年六十贈太尉子徹位至懷州刺史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

梁又奔于蜀五代史安重霸雲州人也性狡譎多智算  
 初自代北與明宗俱事武皇因負罪奔梁

在梁復以罪奔蜀重霸為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為親

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

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

州衍以承休為節度使重霸為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

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

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

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

之以為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

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為公

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五代史蜀以蕃人善騎射

年襲位其政多僻宦官王承休居中用事與成都尹韓

昭內外相結專採擇聲色以固寵幸武臣宿將居常切

齒重霸諂事承休特見委信梁末岐下削弱蜀人獨取

秦成階等州重霸說承休求鎮秦州仍於軍中選山東

驍果得數千人號武龍都以承休為軍帥重霸副焉俱

在天水歲餘承休欲求旄鉞乃以隴西花木入獻又稱

秦州山水之美人物之盛請後主臨幸而韓昭贊成之

同光二年十月蜀主率眾數萬由劍閣將出與鳳以遊

秦州至興州遇魏王繼岌軍至狼狽而旋承休遽聞東

師入討大恐計無從出問於重霸對曰開府何患蜀中

精兵不下十萬咫尺之險安有不濟縱東軍盡如狼虎

豈能入劍門然國家有患開府特受主知不得失於奔

赴此州制置事定無虞得失重霸願從開府赴關承休

素信以為忠赤重霸出秦州金帛以賂羣羗買由文山

路歸蜀承休擁龍武軍及招置僅萬人從行令重霸權

握部署州人祖送秦州軍亦列部隊承休登乘重霸馬

前辭曰國家費盡事力收獲隴西若從開府南行隴州

即時疎失請開府自行重霸且為國守藩承休既去重

霸在秦州聞明宗起河北即時遣使以秦唐軍已破蜀

成等州來降天成初用為閬州團練使

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為閬州團練使罷

為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為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為京

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五代史

還為左衛大將軍常以姦佞揣人主意明宗尤愛之長

興未明宗謂侍臣曰安重霸朕乏故人秦州歸國其

功不細酬以團練防禦恐非懷來之道范延光曰將校

內有自河東河北從陛下龍飛故人尚有未及團防者

今若遽授重霸方鎮恐為人竊議明宗不悅未幾竟以

同州節鉞授之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

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丐於部民者俗謂之擣蒜及重

霸之鎮長安亦為之故秦人曰重霸為擣蒜老其年冬

五代史

秦傳

卷之六

秦傳

秦傳

秦傳

秦傳

秦傳

秦傳

秦傳

秦傳

改雲州節度居無何以病求代時家寄上黨及歸而卒  
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為俊北夢瑣言蜀簡  
州刺史安重霸驥貨無厭州民有油客子者姓鄧能棊  
其力粗贍重霸召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  
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  
而已鄧生倦立且饑始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  
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棊何不獻賂而自求退鄧生然之  
獻以金十錠獲免五代史弟重進尤兇惡事莊宗以  
試劍殺人奔淮南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於吳用為  
裨將隨重霸為龍武十將戍長道又殺人奔歸洛陽重  
霸之子曰懷蒲晉天福中為禁軍指揮使契丹寇澶州  
以臨陣忸怩為景延廣所誅王堂間話有安道進者  
卽故雲州帥重霸季弟河東人也性兇險莊宗潛龍時  
為小校常佩劍立千羽衛忽一日拔而翫之謂人曰此  
劍也可以刺鐘切王孰敢當吾鋒鏖傍有一人曰此又  
是何利器妄此誇譚假使吾引頸承之安能快斷乎道  
進曰真能引頸乎此人以為戲言乃引頸而前遂一揮  
而斷傍人皆驚散道進攜劍日夜南馳投于梁主梁主  
壯之俾隸淮之鎮戍有掌庾吏進謂曰古人為洞其七  
札為能吾之銛鏃可徹其十札矣爾輩安知之吏輕之

曰使我開襟俟之能徹吾腹乎安曰試敢開襟否吏卽  
開其襟道進一發而殪之利鏃逕過植于牆上安畜一  
犬一婢遂擊而西南奔晝則從于蘆荻中夜則望星斗  
而竄又時看眼中神光多處為利方光少處為不利  
既能伏氣遂絕粒經時抵江湖間左挈婢右携犬而輒  
浮渡殊無所損淮帥得之擢為裨將賜與甚豐時兄重  
霸事蜀亦為列校聞弟在吳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發  
一介以請之迨至蜀亦為主將後領兵戍于天水營長  
道縣重霸為招討馬步使駐于秦亭縣民有愛子託之  
于安命之曰廳子道進適往戶外廳子偶經行於寢之  
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斬而投于井其家號訴於霸傳送  
招討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  
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閉外戶防之蜀破道進東  
歸明宗補為諸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有過鞭背卒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為代州刺史以建立為  
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  
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為庇護之以免五代  
史王

建立遼州榆社人也曾祖秋祖嘉父弁累贈太保建立少鷲猛無檢明宗領代州刺史擢為虞侯將莊宗鎮晉陽以諸陵在代郡遣女使饗祭其下有擾於民者建立必捕而笞之莊宗怒令收之為明宗所護而免由是知名

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

益愛之五代史明宗歷遷藩鎮皆署為牙門都校累奏加檢校司空及明宗為魏軍所迫時皇后曹氏

淑妃王氏在常山使建立殺其監護明宗即位以為成

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為兄弟重誨知之以為言明宗不欲傷建

立函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

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為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

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五代史纂誤今按明宗本紀天咸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

節度使王建立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月爾而傳中

云歲餘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

者乃出為平盧軍節度使又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

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為重誨所

損明宗曰汝為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邪賜

以茶藥而遣之五代史及即位以功授鎮州節度副使加檢校司徒旋為留後未幾正授節旄

繼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會王都據中山叛密使通弟  
 兄之好安重誨素與建立不協知其事奏之明宗慮陷  
 建立尋徵赴闕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鹽鐵  
 戶部度支充集賢殿大學士天成四年出為青州節度  
 使五年移鎮上黨辭不起任請退居邱園制以太子少  
 保致仕建立自是鬱鬱不得志長興中嘗欲求見中旨  
 不許皆重誨蔽之也廢帝立復起為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  
 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  
 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  
 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  
 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  
 令五代史清泰初末帝召赴闕授天平軍節度使建立  
 少歷軍校職當捕盜及位居方伯為政嚴烈間里有  
 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  
 人目之為王堞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後聞末帝失

勢殺副使李彥贊及從事一人報其私怨人甚鄙之高  
 祖即位再為青州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建  
 立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天福  
 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曰三紀  
 前老兄宜賜不拜仍許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二宦者掖  
 之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高祖不允乃授潞州節度使  
 割遼沁二州為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  
 其故里至鎮踰月而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即召  
 賓介竺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  
 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生為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  
 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  
 冊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崗阜重複松  
 檜藹然占者云後出公侯故建立自為子守恩以蔭補  
 墓恐子孫易之也子守恩周書有傳

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  
 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  
 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

恩因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卽位以守恩  
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  
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  
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守  
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  
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  
隱帝殺史宏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  
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  
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五代史王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

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爲內職遷懷衛二州  
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未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  
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  
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巡檢  
使從恩旣去守恩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  
財漢祖卽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  
寧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  
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培  
歛爲務雖病廢殘癰者亦不免其稅率人甚苦之洛都  
嘗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爲  
賀客因獲百數笏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  
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會爲守恩非理割  
剥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償之及赴闕止奉  
朝請而已乾祐未旣殺史宏肇等漢少帝召羣臣上殿  
以諭之時守恩越班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睡覺矣其  
出言鄙俚如此國初授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右金吾  
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鼻疾歸洛而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



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頤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為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為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為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為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為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為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五代史康福蔚州人世為本州軍校祖公政歷職至平塞軍使累贈太傅福便弓馬少事後唐武皇累補軍職充承天軍都監莊宗嗣位嘗謂左右曰我本蕃人以羊馬為活業彼康福者體貌豐厚宜領財貨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為馬坊使大有蕃息及明宗為亂兵所迫將離魏縣會福牧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小馬數千匹於相州乃驅而歸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

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番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師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羗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

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卽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諡曰武安

五代史明宗卽位授飛龍使俄轉磁州刺史充襄州兵馬都監尋以江陵叛命朝廷舉兵伐之以福爲荆南道行營兵馬都監俄以王師無功而還福善諸蕃語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

時之利病福即以蕃語奏之樞密使重誨惡焉常面戒  
韓濬以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福懼會靈武兵馬留後  
夫檢校司空行涼州刺史充朔方河東西等軍節度靈威  
雄警甘肅等州觀察處置管內營田押蕃落温池權稅  
等使福之是拜益重誨嫉而出之福泣而辭之明宗宣  
重誨別與商議重誨欲何求况已有成命難於改移明宗  
今福驟升節鎮更欲不將非朕意也福辭明宗曰朕遣  
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令將軍知柔領兵送赴鎮行次  
兵援助勿過憂也因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煙火吐蕃數千  
青崗峽會大雪令人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  
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  
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到鎮歲餘西戎皆  
欵附改賜福大稔倉儲盈節功馬千駟因爲人所潛安  
凡三歲每歲大稔倉儲盈節功馬千駟因爲人所潛安  
重誨奏曰累據使臣所言康福大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  
宗密遣人謂曰朕何負於卿而有異心耶福奏曰臣受  
國重恩有死無二豈願負於聖人此必讒人之言也因  
表乞入覲不允及再上章隨而赴闕移授彰義軍節度  
使又轉邠州檢校太傅清泰中移鎮秦州加特進開國

五代史卷之六 雜傳

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開國公未  
幾又加同平章事及移領河中加兼侍中以天和節入  
覲改賜輸忠守正翊亮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增食邑  
至五千戶實封五百戶久之受代歸闕天福七年秋卒  
於京師年五十八贈太師諡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  
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  
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  
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五代史福無軍  
有際會之幸擢自小校暴爲貴人每食非羊之全髀不  
能飫腹與士大夫交言槽無所別在天水曰嘗有疾幕  
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有退者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  
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  
以爲爛奚因叱出之由是諸客不敢措辭復有未客姓  
駱其先與後唐懿祖來自金山府因公讌福謂從事輩  
曰駱評事官則卑門族甚高真沙陀也聞者竊笑焉子  
三人長曰延沼歷隨澤二州刺史次曰延澤延壽俱歷

五代史卷之六

雜傳

三

內藏

焉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  
 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  
 為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  
 登功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五代史郭延魯字德興沁州綿上人也父饒後唐武皇時以軍功嘗為本郡守凡九年有遺愛焉延魯少有勇善用槩莊宗以舊將之子擢為保衛軍使頻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及卽佐賜協謀定亂功臣加檢校兵部尚書右神武都指揮都知兵馬使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坎壘先登守殷平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長興中累加檢校司徒歷天雄軍北京馬步軍都校遙領梧州刺史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  
 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

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  
 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  
 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為言以  
 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  
 功縱下為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五代史清  
 泰中遷復州刺史正俸之外未嘗歛貨庶事就理一郡  
 賴焉秩滿百姓上章舉留朝廷嘉之高祖卽位遷單州  
 刺史加檢校太保賜輪誠奉義忠烈功臣到任  
 踰月以疾卒於理所時年四十七詔贈太傅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  
 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  
 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

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三十五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温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為盜巢陷長安以温琪為供奉官都知巢敗温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

五代史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為業父敬忠後以温琪貴官至檢校尙

書温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黃巢為紀綱巢陷長安  
 偽署温琪為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  
 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  
 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温  
 琪非常人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為兵乃往依  
 遂匿於家之後事梁為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為絳棣二州刺史  
 棣州苦河水為患温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  
 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温琪  
 善守升晉州為定昌軍以温琪為節度使五代史經歲餘會梁將朱  
 友裕為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温琪往依之友裕署為小  
 校漸升為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於曹南有功奏  
 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為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  
 尚書出屯鄜時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寇郡境温琪擊退  
 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温琪  
 以州城每年為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於便

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  
 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温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  
 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為坐掠部民妻  
 定昌軍以温琪為節度使加檢校太保

為其夫所訟罷為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五代史既而温

琪臨民失政嘗掠人之妻為其夫所訴罷入為金吾大  
 將軍時梁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便  
 行峻典謂子不念功勳若全廢舊章謂我不色朱友謙以  
 安黎庶為人君者不亦難乎温琪大有愧色

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  
 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後莊宗滅梁見温琪曰此為梁守

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為順義軍拜温琪節度使徙

鎮雄武五代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統軍會

營排陣使尋為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温琪來觀詔  
 改耀州為順義軍復以温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

光末西蜀既平命温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為左驍

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

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

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

答温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為鎮國軍節

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

傅五代史明宗即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

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温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

奏未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

不能答温琪聞其事懼為權臣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

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

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三千戶温琪致仕以已

俸補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間復於郵亭創待客之具華

太子  
太保

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

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年七十五詔贈

葛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仕晉為軍校力敵

數人善用槩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為梯頭莊宗愛其

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

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邱望見之歎曰彼猛士

誰能為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

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譟莊宗壯

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

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為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

累遷蔡州防禦使

五代史裴從簡陳州人也世以屠羊為業力敵數人善用槊初事後唐莊

宗為小校每遇攻城召人為梯頭從簡多應募焉莊宗為其勇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一日莊宗領

大軍與梁軍對陣登印而坐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為大王取之莊

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奪幟以歸萬眾鼓譟莊宗壯之錫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

入於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嘆曰謂日何不沈鑿浪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

簡顏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從簡所為多不法莊宗以其戰鬪多捷常屈法赦之賜姓名曰紹瓊後加竭誠

匡國功臣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景州刺史歷洛州團練使及梁平典蔡州同光四年授許州節度

使會莊宗晏駕未及赴鎮而止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

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

不能從簡性不可峻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于鳳翔

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

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

使五代史明宗登極例復本姓歷麟汝汾金四州刺史應順初舉軍伐鳳翔從簡亦預其行會軍變乃東還

道遇張廷蘊為廷蘊所執送于末帝數之曰人皆歸我爾何背我而去也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今日死生唯

命末帝釋之清泰二年授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

為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

陽從簡即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為左金吾衛上將軍

卒年六十五贈太師五代史高祖舉義末帝將議親征詔赴闕充副招討使隨駕至孟津



除河陽節度使及趙延壽軍敗斷浮橋歸洛留從簡守  
 河陽高祖自北而至從簡察軍情離散遂渡河迎謁高  
 祖天福元年十二月授許州節度使改賜推忠佐運保  
 國功臣二年秋移鎮徐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尉進封開國公食邑至一千五百戶受代歸闕授左  
 金吾衛上將軍從簡性忌刻而多疑歷州鎮凡十餘所  
 在豎棘於公署纜通人行左右稍違足而忤即加鞭笞  
 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行其煩苛暴虐為武  
 臣之最六年秋隨駕幸鄴都遇疾請從簡好食人肉所  
 告尋卒於鄉里年六十五贈太傅

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玉帶欲之而不  
 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  
 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  
 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  
 不知其所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為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為宿

州刺史梁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為四鎮客

將長直軍使累拜宣徽使五代史張筠海州人也父傳

屬江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為東南面

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為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

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

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為四鎮客將久之轉

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末帝分相

使宣徽使出為復商二州刺史復為宣徽使

澶衛三州為昭德軍以筠為節度使由是魏博軍叛附

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為永平軍節度使五代

史梁室割相衛為昭德軍命筠為兩使留後唐莊宗入

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

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溫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瑰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於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至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

梁亡事唐仍為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為劔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見彥琳疑筠已死即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為西京留守戒守者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為左驍衛上將軍

五代史同光中從郭崇韜為劔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使符彥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彥琳等疑其已死慮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

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叛聞詔取彥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興元及至長安兵閉門不納筠東朝於洛

筠弟籤當筠為京兆尹時以為牙內指揮詔遣歸第

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

五代史籤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為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為

大梁四鎮客將籤自海州省兄薦於兗州連帥王瓚用為裨校籤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

西伐蜀留籤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亂籤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為永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即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貨筠因以事殺威

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囊而王衍自蜀  
行至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  
中珍寶明宗即位即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  
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皆鉅萬然筠為人好施予  
以其富故所至不為聚斂民賴以安而錢嗜酒貪鄙歷  
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于回鶻坐馬不  
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  
其貲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  
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  
贈太子少師

五代史筠前為京兆尹奉詔殺偽蜀主王衍之妓樂寶貨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

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饌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  
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  
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福之具美焉是歲卒於  
家贈太子太師弟錢同光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錢  
權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  
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  
於延嗣俄聞莊宗遇內難繼岌軍次興平錢乃斷咸陽  
浮橋繼岌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錢悉獲之俄  
而明宗使人誅延嗣暗遁衍之行裝復為錢有因  
為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即位錢進王衍犀  
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匹魏王打球馬七十匹旋除沂  
州刺史入為西衛將軍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  
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希範與錢有舊奏  
朝廷請命錢為使允之錢密賈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  
餘萬緡以歸錢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  
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為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  
以其馬劣為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  
舊價錢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錢  
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  
黃雀銜一銅錢置於前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臥見二

鷺相鬪各銜一錢落於錢首前後所獲三錢嘗秘於巾  
 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恡未嘗  
 與士大夫遊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  
 鬱鬱致死愚之甚耶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正月前  
 興元節度使張筠薨太常禮院申准故事前節度使無  
 禮例輟朝敕宜特輟一日朝參玉堂閒話密牧張懷  
 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鴉銜一青錢墮於張懷袖  
 間張異之常繫錢於衣冠間其後累財巨萬至死物力  
 不衰即飛鳥墮錢將富之祥也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  
 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  
 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  
 岌之存亡於張籤無所利害籤何為而拒之不使之東  
 乎豈其有所使而為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為德

而待籤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  
 響應乎使籤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  
 自立則繼岌之死由籤之拒其所繫者豈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  
 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為人聰悟遂見親信  
 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為客

將五代史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

彥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彥詢聰悟

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

降下青州彥詢隨師範歸命泊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

召置麾下 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  
 以彥詢為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史羽

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  
 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為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  
 疑見徒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  
 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  
 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  
 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五代史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  
 從平大梁升為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  
 內職明宗時為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  
 史未帝即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  
 彥詢沈厚擇充北京副留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為北京  
 留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  
 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  
 覆慮之蓋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忿小人相代方寸  
 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惟副

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是時高祖乞兵于契丹契丹耶律德光

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為宣徽使數往來

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為人明年拜感德軍節度使復入

為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

歲大饑為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卒

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及即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

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為鄧州節

度使歲餘入為宣徽使四年使於契丹六年春授邢州

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

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

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  
 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  
 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關乃放還七  
 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內蝗旱

道殣相望彦詢以官粟假貸州民賴之存濟者甚衆開  
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卒於官年七十四  
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  
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

未平汝當從軍旅以興吾門周年十六為內邱捕賊將

以勇聞五代史李周字通理邢州內邱人也唐潞州節度使抱真之後曾祖融祖毅父矩皆不仕周年

十六為內邱捕賊將以任俠自負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

行者必以兵衛內邱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  
不敢進周意憐之為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

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耶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

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

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

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

歸五代史時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援者不

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寓于

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

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于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

馬周大呼曰爾為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

卽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周將辭去岳謂周曰岳

明歷象善知人子有奇表方願隆準眉目疎朗身長七  
尺此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  
求富貴周辭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  
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為  
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

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為將甚勇其于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為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德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為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為梁擒矣五代史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洛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盧岳之言乃投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萬勝黃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栢鄉周皆有

功遷匡霸都指揮使莊宗入魏率兵屯臨河楊劉所不與士伍同甘苦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即遣追之使墨線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眾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莊宗曰李周在內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眾絕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久拒之勞諸公等為梁人所擄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留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五代史同光中歷相蔡二州刺史及蜀平授西川節度副使天成二年春遷遂州兩使留後尋正授節旄未幾受代歸闕三年秋出為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廷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長興清泰中歷徐安雍汴四鎮所至無苛政人皆樂之高祖有天下復鎮邠州累官至檢校太師兼

侍中及罷鎮赴闕會少帝幸澶淵以周累朝耆德乃命  
為東京留守車駕還京授開府尹及邁疾夢焚旌旗鎧  
甲因自嗟歎上章請退尋卒於官時年七  
十四詔贈太師陪葬於明宗徽陵之北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為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  
為奉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為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  
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  
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  
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  
之曰義士也為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為梁所敗處  
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為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

五代史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祖信累贈太子少保父瑜  
累贈太子少師梁貞明初張萬進帥兗州處讓事之為

親校萬進據城叛梁遣大將劉鄩討之時唐莊宗屯軍  
於麻口渡萬進密遣處讓乞師於莊宗莊宗未即應之  
乃於軍門截耳曰主帥急難使我告援苟不得請死亦  
何避莊宗義之將舉兵渡河俄聞城陷乃止因以墨制  
授處讓行臺左驍衛將軍俄改客省副  
使梁平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將命稱旨  
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  
皓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  
歷宣徽南院使  
五代史天成年初轉檢校尚書右僕射依  
前充職歲餘遷引進使長興三年轉檢  
校司空左威衛大將軍其職如故四年西川孟知祥跋  
扈不通朝貢朝廷方議懷柔乃遷處讓為官告國信使  
復命轉檢校司徒應順初授忻州刺史檢校太保充西  
北面都計度使備北寇也清泰二年入為左驍衛大將  
軍三年夏魏博屯將張令昭逐其帥以城叛朝廷命范  
延光領兵討之以處讓為河北都轉運使及高祖舉義  
於太原處讓從至洛陽乃授宣徽北院使  
福二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  
范延光反



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出降五代史范延光之據鄴也高祖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會張從賓作亂于河陽處讓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與楊光遠同攻鄴城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欵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以功加檢校太傅五代史纂誤今按延光傳云延光反高祖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孫銳等敗延光遣牙將齎表自歸高祖不見又附楊光遠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乃降其說與處讓傳不同未知孰是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武

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五代史先是桑維翰李崧兼充樞密使處讓以其位及楊光遠討伐鄴城軍機大事高祖每命處讓宣達時光遠恃重權多有越體論奏高祖依違而已光遠嫌之頻與處讓宴語及之處讓訴曰非聖旨也皆出維翰等意及楊光遠入朝遂于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高

祖知其故不得已乃罷維翰等以處讓為樞密使時處讓每有敷奏高祖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高祖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臣分判五代史纂誤今按楊光遠傳云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延光降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于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奪其兵職又桑維翰傳云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李崧傳云晉高祖入京師為戶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丁外艱起復出帝即位以崧兼判三司與馮玉對掌樞密又高祖紀云天福元年十一月皇帝即位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閏月丙寅為中書侍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二年正月兵部侍郎李崧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六月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楊光遠為魏府行營都招討使三年九月赦延光是月宣徽南院使劉處讓為樞密使四年四月廢樞密使閏月壬申桑維翰罷以楊光遠傳及處讓傳攷

之大意皆同止微有小異然處讓傳云兵罷光遠訴高祖高祖罷維翰以處讓為樞密使而高祖紀云二年九月赦范延光是月劉處讓為樞密使四年閏四月桑維翰方罷即與處讓傳所述不同此其一也處讓傳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為光遠言皆維翰崧等嫉公耳及兵罷光遠訴維翰等高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今以紀傳校之自罷兵之後止有維翰一人罷即不知所謂罷維翰等復指何人此其二也樞密使之廢處讓傳則在維翰罷之後本紀則在維翰罷之前二說未知孰是此其三也

處讓居喪朞年起復為

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卒年六十三累

贈太師五代史處讓居喪朞年起復授彰德軍節度使

求理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高祖幸鄴都處讓竭

家財貢奉至于薪炭膏沐之細悉供億焉六年除右金

吾衛上將軍處讓自以嘗經重任又歷方鎮謂其入朝必當要職一旦除授金吾有所不足少帝即位之初處讓與宰臣言有協翼之論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

諸相道笑而不答月餘稱病八年從駕歸汴寄居于封禪寺遇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再贈太師子保勳任皇朝位至省郎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山後八軍巡

檢使將騎兵二千人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

騎兵奔晉晉王以為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

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練使五代史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曾

祖瓊薊州別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

少習武事弱冠為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入軍巡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

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

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洛汾二州莊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慈州刺

史為治平直移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授潁州團練使

拜承約涇州節度副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

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受代明宗大喜即拜承

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民農桑興起

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留為許留一年召

為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為

左龍武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

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五代史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為涇

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既至以善言論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

間巴叩蠻蠻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內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跡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

歲徵為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為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師太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

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

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為盧龍軍行軍

司馬五代史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

祐中劉守光為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為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

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巴堅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

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明宗時盧文進

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為平州節度使遣

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為人監兵稍

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

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

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

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眾皆曰善乃先

為笄置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希崇飲之以酒殺之

笄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

嘉之拜汝州防禦使五代史天成初偽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

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蒞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

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留臆何恬安於不測之地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眾何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論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眾少為病眾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窠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

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

鎮邠寧

五代史歷二年遷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

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

處之改邠州節度使

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

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耶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為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

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

謙五代史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為所取也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於邊城賦分無所逃

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

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賜清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希崇素樸厚尤嗜書泣事之餘手不釋卷

不蓄姬僕初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  
 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高  
 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  
 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乖戾不受訓遣之郭  
 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  
 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  
 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  
 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  
 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安敢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  
 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希  
 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  
 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  
 子仁謙為嗣  
 歷引進副使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為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  
 晉王為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  
 指揮使同光中拜忻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

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

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五代史相里

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景福初武皇始置

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為小校後

與梁帥戰於栢鄉及胡柳破以功授黃甲指揮使同光

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

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

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

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  
 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  
 卽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五代史會唐末帝起兵于  
 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保晉高祖起  
 德之及卽位擢為陝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晉高祖起  
 太原廢帝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

徒鎮建雄罷為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五代史清泰三年夏

高祖建義於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為太原四面

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為

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

國公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

卒於任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為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

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為

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五代

史張廷蘊字德樞開封襄邑人也祖立贈驍衛將軍父

及贈光祿大夫廷蘊少勇捷始隸宣武軍為伍長唐天

福中奔太原武皇收於帳下為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

柏鄉攻薊門下邢魏皆從之後戰于莘縣及胡柳陂繼

為流矢所中金瘡之痕盈于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黃

甲軍常在左右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帳前步軍都虞候

充諸軍濠寨使同光初從明宗收汶陽加是時莊宗在

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為不法人無敢

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五代史時皇后劉氏在鄴每縱

焉梁平承詔入觀改帳前都李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

明宗為招討使元行欽為都部署廷蘊為馬步軍都指

揮使將兵為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即率兵百餘踰濠

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日明宗與行欽後至

明宗心頗慊之五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末帝龍德三

潞州李繼韜叛于晉來附閏四月唐李繼韜以潞州叛

亡又按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

附于梁四月皇帝即位閏四月壬寅李嗣源取鄆州十

月如鄆州以襲梁已卯滅梁明宗紀云同光元年梁唐

相拒於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潞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救之嗣源為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自後至有謀自鄆襲汴之事以至梁滅並無為潞州招討使之行此其一也元行欽傳亦並無此行此其二也繼韜傳云繼韜反遣其弟繼遠入梁末帝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劉皇后為言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此則繼韜之叛始末甚明並無明宗元行欽張延蘊攻潞州破城之事此其三也以是觀之則延蘊傳中所載殆皆虛也按薛作李繼韜州故將楊立叛延蘊之破潞州歐陽有此則去故將楊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

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頴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五代史會李繼韜故將楊立叛詔遣明宗為招討使元行

欽為都部署延蘊為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憩軍方定延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洹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空行申州刺史同光末從皇子魏王繼岌伐蜀授行營中軍都指揮使蜀平明宗嗣位遷懷州刺史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加檢校司徒旋移金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繼授潁州團練使汝南郡公高祖即位入為右龍武統軍使清泰中進封清河郡公高祖即位入為右龍武統軍遷絳州防禦使少帝嗣位領左軍衛上將軍加特進開運三年冬以老病求歸于宋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城明年卒于家時年六十九

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亟薦于明宗後鳳貴為相數薦廷蘊于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



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五代史廷蘊所識不過數

首獲鄆帥戴思遠判官趙鳳字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

勿隱其情鳳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

尋除鳳翰林學士及鳳入相頗與廷蘊相洽數言于近

臣安重誨重誨亦以廷蘊苦戰出于諸將之右力保薦

之明宗以廷蘊取潞之日不能讓功于已故恒蓄宿忿

至使廷蘊位竟不至方鎮亦命矣夫廷蘊歷七郡家無

餘積年老耄期終于爛下良可嘉也長子光被歷通事

舍人冊府元龜張廷蘊後唐莊宗時為帳前步軍都

虞候諸軍濠寨使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戴

思遠判官趙鳳訊之日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

具言之尋引薦于明宗明宗令送付行臺除鳳翰林學士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為捉生

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為馬步軍指揮使明宗

卽位歷博單郢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五代史馬全

節字大雅魏

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

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為捉生

去廢帝召全節以為滄州留後五代史清泰初為金州

州兵纔及千人兵馬都監陳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二

百人順流而逸賊既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

復出奇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

賞典時劉延朗為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

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  
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  
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  
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  
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  
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萬計將  
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  
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  
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五代史高祖卽位加檢校  
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  
授檢校太傅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  
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

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  
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  
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  
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焉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

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  
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泰州虜二  
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  
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留  
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  
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  
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

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史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年秋授鄴都留守

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

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遂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

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

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為恒州奏括境內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

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為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

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恒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

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歷隰陳懷三州刺史卒五代會要忠武故成德節度使馬全節諡玉堂閒話魏帥

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年染重病忽見其婢立于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

答初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為爾造像書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卒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

明宗征伐事唐為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為

務賓佐多解官逃去以避其禍五代史皇甫遇常山人也父武流寓太原嘗為

遮虜軍使遇少好勇及壯虬髯善騎射唐明宗在藩時隸于麾下累從戰有功明宗即位遷龍武都指揮使遙

領嚴州刺史出討東川為行營左軍都指揮使應順清秦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

誅斂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

鎮罷為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為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

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柏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

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尚或生走則死也等死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恠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

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五代史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

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檢人

執事政事墮紊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

灌漑所經墳墓悉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郡帥莫之

敢訴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

於鄆州北津契丹眾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

節度使三年契丹率眾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彦超

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門二十

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眾我寡走無生路

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眾遇所乘馬

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

之稍解杜知敏已為所獲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

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

敏而還敵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

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

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

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

假令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

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創

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遇三年冬以杜重

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威為都招討使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于中渡重

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

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

書其名即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

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五代史四年契丹復至從村

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戎王欲遣遇先入汴

遇辭之因私謂人曰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

于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受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

及趙郡泊其縣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為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為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為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于斧鉞為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于坐中雖不幸不克而見害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于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

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

五代史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少時以軍卒隸唐明宗麾

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愛之及領諸鎮節鉞彥威常為牙將以謹厚見信

明宗入立皇子

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

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五代史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為護聖

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

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

京留守徙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

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

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

過制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

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

出帝事以為舅彥威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

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五代史及高祖入立拜

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

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饑民有犯法皆寬貸

之饑民愛之不忍去旋丁母憂哀毀過制少帝與契丹

搆患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後

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太妃同宗少帝事以為舅彥威

未嘗以為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為國戚當時益

重其人焉五代會要晉天福七年九月敕留守之任

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

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也洛陽搢紳舊聞記安中令

諱彥威山後人五代史有傳元隨都押衙劉失其名讀

數經書畧通大義涉獵史傳俊辨有識端謹事申令歲

久自中令貴常左右之中令所至有威惠刑殺之際未

嘗私必委之佐寮詳之然後行中令寬宏大度不妄喜

怒事無大小既與賓寮商議至夜必召劉某審之故中

令歷大藩位望隆重無苛擾之稱者蓋劉某常內助之

爾中令歷永興軍節度使西京留守以壽終亦近世五

福之全者中令河東時嘗前後奏請十數事內有再奏

請者皆寢而不報一日賓客盛會有語及之者中令意

有不平似微嫌當時執權者因言所奏事皆可行者况

某為京留守河東節度使豈有前後奏章皆不下必有

所擁闕爾賓席逡巡未對問劉某于中令後屬耳偶語

劉某謂賓客曰令公腹微痛且起賓客謂之誠然俱退

中令既入宅劉某隨之中令入中門漸至堂前中庭劉

某亦隨之中令怪而顧之劉某曰某有所白不欲外人

聞至堂前中庭中令坐劉某曰某伏事歲久受恩亦多

忽見近日作為某憂懼及禍不忍遽辭訣某今日乞令

公與罪名殺之以答從來之恩言訖兩手捧巾擲之于

地怒目却立氣咽久之遂蹶然而倒中令自扶抱之令

女使數人扶翼坐久之能言但曰某死罪中令不之測

滿宅驚懼中令却其婢妾輩低顏安慰自問其故劉某

曰中令既貴如是富如是朝廷非不知前後所奏皆不

且令公勲名位望朝廷非不知前後所奏皆不欲行却

是好事中令曰凡奏事前後十餘度皆不行何謂之好事劉某曰若令公情性凶險此地表裏山河朝廷務姑息卽事無大小悉行之不爾則禍旋及之今天子明聖輔弼得人察令公忠賢所奏事皆纖細不行者不疑令公爾朝廷旣不疑令公令公又何自疑且來對諸廳某恐令公因此及他日更失言若執政知之豈不疑令公乎某家祗數口令公自奪其土劉某曰古人對君不顧而唾尚求必死之地以謝罪况某至愚無禮之極乞一罪名斬之以謝無禮于上中令遽曰爾憂主人如此却出恁言轉教我不安大都是這老漢死日到罪過搖亂得你如此干你甚事我知罪過今後不敢你便休你便休喚小大取斲鑼將篋照來中令自就地取幞頭用公服袖揩拭令女使與裏之劉某搖首不之受中令遂自將幞頭與裏令女使與裏之劉某再三日安慰遂謝劉某涕泣謝罪數日不食幾至殂殞安每日使子弟候問待之如骨肉焉大凡常人之性得一酒一食卽甘言美語以悅之若食人之食鮮能知幸感激思報必諂辭飾貌以奉之矣觀劉某始卽執羈勒之下吏也感主公之知受主公之惠立節慷慨有以死報當其擲巾于地抗直使

氣吐辭析理昭昭然使主公覺悟引以正道欲置主公於無過之地且主公以一言之失尚欲以死諍之况其大者乎度其志操雖臨以白刃脅之湯火亦不能變易矣磊磊落落真大丈夫赤心事上者也向使食朝廷之祿遇真主之知朝有遺闕君有小失則正色直諫大則犯顏觸鱗方諸古之引裾斷鞅者我無愧矣感中令之遇戀戀然不忍去老死于門下惜哉人之賢不肖不繫高下劉某職雖卑所爲所履甚高中令退召子弟誠之曰汝等勿謂此人作沒意智漢是切言救我前後似此者多矣使我百口保富貴朝廷待我厚皆此人之力也他日我死汝等看此人如我今日不得令有少乏中令旣歿諸子弟如其教衣食財物無虛日至于終身賢乎哉中令所宜保富貴歷仕累朝以令名終始觀其一言之失納劉某之諫傲岸無禮擲巾于地任直使氣反和顏怡聲以美言慰悅之取巾揮拂親爲裹櫛謝過數四有以見大度從諫不遠而復者歟觀夫片言之失納諫自悔已若不足信可以無大過矣五代以還侯王之賢者也中令長子守忠溫和多禮善接下孝友出于天性撫其弟妹慈愛弟守亮好學守忠廣延儒士厚以衣食奉之由是賓客學院中常有數十人食客春冬散衣無



不及者由是賓客常滿其門日厭酒肉守忠在洛下畜  
 馬數十匹有時欲出左右以後槽無馬對守忠驚問之  
 對曰早來被一隊措大亂騎去也蓋食客不量去就各  
 乘之而出矣守忠歛容曰不得無禮稱他諸秀才為一  
 隊措大後度如此即喫杖待秀才迴來有馬到即報其  
 寬厚也如此廣聚書籍有西齋之數焉故守亮篤學善  
 書札敏辭賦開封首薦舉狀元及第釋褐為司法參  
 軍次任鳳翔府節度推官時余已大著作直史館余舉  
 之授太常丞後終于尚書外郎直史館內明外晦孝友  
 誠信惜哉太宗皇帝漸知其才器未大用而殂亦命矣  
 夫守忠太祖朝自環衛隨駕親征河東總徒築隄擁汾  
 水勞悴歿于逆城之下余布衣時守亮待余厚知其門  
 多賓客耻與之混然未嘗足及其第守亮登庸之初余  
 以詩寄賀記其略曰數會馬上揖容輝欲款仙蹤與願  
 違味此即知余不及其門矣余數年前過其門已為他  
 人所有感今懷昔悵然者久之慮史氏之闕書之以示  
 來者游城南記東南歷仇家莊張注曰莊即唐宦官  
 仇士良別業也士良死籍沒其家後晉賜晉昌軍節度  
 使安彦威安氏子孫世守之士良墓碑具存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為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

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

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

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遯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

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踣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

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五代史李瓊字隱光

滄州饒安人也少籍本軍為騎士莊宗平河朔隸明宗

麾下漸升為小校同光二年明宗受詔以本部兵送糧

入薊門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于圍中

瓊顧諸軍已退密率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李河為

敵所襲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馬倒順流而下

步護之奔十餘里乃入涿州高祖明宗兵變于魏而南

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為保義軍節度使

以為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為護聖都虞候賜與金

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

史五代史同光未明宗討趙在禮于鄴軍既變明宗

退至魏縣遣高祖以騎士三百直趨汴州時莊宗遣

騎將西方鄴守其城高祖憂之使瓊以勁兵突封邱門

而入高祖踵之鄴尋歸命浚郊遂定及高祖領陝州奏

補雲騎指揮使俄改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

討東川至劍州使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中重創

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清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

以功改右捧聖軍指揮使唐末帝以瓊元事高祖乃自

塞下移授單州馬步軍副指揮使高祖即位補護聖都

指揮使又念疇昔輟馬導護之力前後所賜金帛甚厚

但未升爵位瓊亦鬱鬱然久之領橫

州刺史五年出典申州微有政聲

出帝時為棣州刺

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

為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為威州

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五代史少帝嗣位入為殿前

遷棣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叛自統本部兵攻其城

且以書誘瓊瓊因拒之以書上進朝廷嘉之開運二年

改洛州團練使累官至加檢校司空三年授護聖右廂

都指揮使領岳州團練使時洛州吏民列狀保留朝廷

不允及杜重威降敵授瓊威州刺史行及鄭州

遇羣盜攻郡與方太禦賊中流矢而卒年六十五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遊豪俊事高萬

金為部曲其後為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

調民七戶出一卒為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

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

為留後晉高祖即位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為

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不信之歲餘其獲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已遂誣奏皦隱己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邀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

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言我德刃于...  
 限陳史...  
 又保其田...  
 曰高...  
 最...  
 益...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七

